舌尖上的故乡

高一（7）班 杨湘琪

蜜蜂忘了啜饮蜜汁，风忘了挽留云朵，雨后的空气氤氲出果树的芬芳。舌苔被神经牵起最敏感以及最原始的回忆，这是故乡带来温润心灵的情感。 —题记

每次长途跋涉后回到故乡，安置好行李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匆匆忙忙地陪外婆去集市采购食品。

清晨，邵阳的集市活跃如鱼，撩开层层棉花般厚重的烟雾，行人与两边摊子参差不齐的叫卖声塞满整条街巷。我陪着外婆穿梭于各摊位之间买食材。浓雾一层层地消散，手中的篮子一点点的增重。

回到家中，赶忙去左邻右舍借来桂花糖露。桂花在秋天绽放，凝成糖露前前后后要花一年的时间。这用时间沉淀下来的甜，能直直勾起舌苔尖关于故乡的记忆。从集市买来的肉要用泡香菇的水来调抖，后置于简单模具中拟成石榴状。让人不禁遥遥想起六月石榴的花期过后那满树沉甸甸的火红。糖馅丸子主料是软糯的糯米团，用瓷勺轻轻舀一勺北流糖与桂花糖露拌入，再将红枣碾成枣泥与糯米团一并放入模具，出来时则已然一个个可爱的蟠桃模样。

放入已锈迹斑斑的铁架支起的锅中蒸。腾腾热气氤氲开略带鹅黄的灯光。外婆拿出扇子轻巧地扇开层层叠叠升腾起的白气。扇子上手工精致地绣着蕙兰，扇把上缀着淡粉色的流苏在空中灵巧偏转。这一举动在午后穿梭着的滚烫风间显得格外优雅。

只二三十分钟的功夫，姊妹团子被整齐的摆好端上了桌。执起一双木筷，轻轻夹起一个团子，一团团热气扑面而来，拥着馨香的空气载着外婆浅浅的笑与期待的目光。

牙尖先触极软的糯米，轻轻咬开，桂花与白流糖露汨汨地顺着咬痕处流出，舌尖立马被甜蜜环绕，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开始放松，心灵深处似有架琴敲出了悦耳的音符，叮铃铛啷得让人不觉嘴角上扬。这

每回离开故乡，最先感到不舍的大致是最诚实的舌尖吧。似乎比答应外婆那一句“我会常回来的”还来得更加直白。

故乡牵动舌尖回忆的另一样美食不是湖南人人着迷的小龙虾，不是火宫殿的有名小吃椒盐撒子，也不是许多游客慕名而来的长沙臭豆腐或酱板鸭。它是麦芽糖，故乡村口卖的麦芽糖。

那位挑着担子的妇女卖麦芽糖卖了多久呢？我不知道，但在我五六岁的记忆中，她好像还是一位脸上抹了淡淡脂粉的美丽女子。

早晨，天还未亮透的时候她就挑了一个担子，四处叮叮当当的敲着罐子卖糖。绕完村子一圈后，她就回到村口坐在凳子上。

“四两糖吧”，我攥着几枚硬币学着大人的口吻递给她。“好”。她笑的很温柔，叮叮当当敲下几块糖放入透明的塑料袋中递给我。

米黄色的糖映着无比灿烂的阳光，我含在嘴里，它不会化开，只是紧紧的黏住我的牙。很甜很甜，这种甜不像城里的奶糖水果糖仅甜在嘴中，它包裹着我的舌尖，一下钻进心里。路上遇见的小伙伴都会唱；“家家户户买糖饧糖,廿四黄昏祭灶王”。

它在舌尖上烙下了家乡的味道。舌尖记住了家乡灌满水般膨胀的白云，记住了家乡高出屋檐的枝叶，记住了外婆的姊妹团子，记住了村口的麦芽糖。

舌尖记住的不仅是美食，还有对于故乡的深情，现在外婆正在很快地老去，或许她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，或许她的腿脚越来越不便，或许他现在做的姐妹团子不再那么好吃，但舌尖还是会很紧的地牵动，故乡的情一样会溢满心。

村口那个卖麦芽糖的女子现在已然成了一个中年妇女，额上现出重重的抬头纹，像分割水稻和田地的土陇和水渠，鼻子和曾温柔如水的眼睛开始塌陷，再繁缛浓密的胭脂水粉也遮不住。

虽然她的麦芽糖不似从前一般甜沁，但故乡的味道填补了所有空虚。

舌尖是大概最诚实最直白的感官，它记住了故乡，记住了我对故乡的深情与思念。在无风无雨也无晴的日子，人总是很容易想念自己的故乡。神经末梢打成一个个思念的结让我很想回去，想抚慰自己的想念，想满足舌尖的怀恋。